

诗·生活

李统繁

写诗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尝试在这种半透明的格局中还原真我,努力去重建,组合并使之赋予新的生命。我用炽热的手在稿纸上做着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我要以此表达鲜明的观点,打破枷锁,解放自我。这种渐进式半透明的写作体验遵从了内心的声音,令人心身愉悦。克尔凯郭尔曾说过,诗歌境界是一种直接的、内在的、无关联性的、模糊的,但又自成一体的。诗人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我很庆幸挤进了向孤独的写作致敬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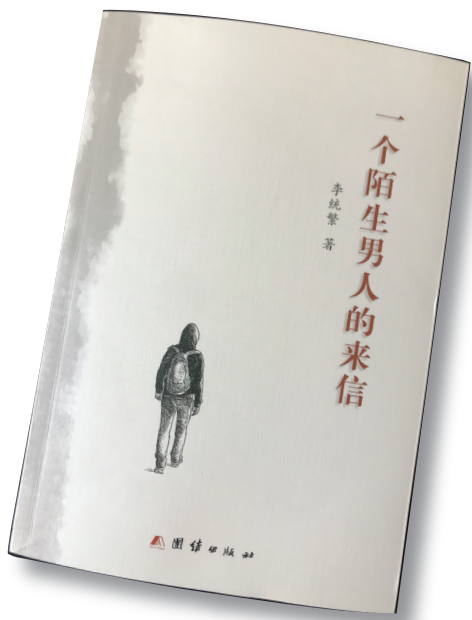
诗歌的语言就是诗人专属的私人语言。这种无限的荣光和自豪感应该就是我创作的主要动力之一。所谓诗歌的语言就是诗人肉身与灵魂和解后的共鸣。是吟唱给自己听的悄悄话,是内心的独白。也是最诚实的本真的东西。这种状态就像一个把人放在一个和声音完全隔绝的屋子里,这人开始觉得非常宁静,可是继而又感觉到宁静的可怕。北岛在谈他的创作体会时,提倡诗人应该像野兽一样生活。海德格尔又说:“原始的语言就是诗”。在找寻自我真我本我的漫长过程中,

我学会和灵魂深处的影子争吵,和身体里的野兽争吵,然后沉默,然后妥协,最后在稿纸上握手言和。我在创作时会大量选取黎明、月亮、树木、河流、小鱼、蚯蚓、萤火虫、蜗牛和蚂蚁等意象进行抒情。构筑一种忧郁、伤感、碎裂和即将失控的氛围,以便鲜明地突出自己的写作风格。

为谁写诗?为什么写诗?不是用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我觉得诗歌创作的格局是抒发人性的艺术。正如白岩松所言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是被折叠起来的伤心,是被快餐式的生活轰炸后的疲惫。今天我们身处一个事事“求快”的时代。评论要抢“沙发”,寄信要“特快专递”,拍照要“立等可取”,坐车选择高铁,做事最好名利双收,理财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有的还要现房现车……这似乎就是一个客观且真实的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我们会被很多人期望着,从而不能坚持做自己。一个人要成为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儿子的好爸爸、朋友的好伙伴、同事的好搭档,唯独不能成为想要的自己,自己总和自己打架,自然也很难真正的快乐。

诗歌一定要回归生活、回归真实,与世界达成共识。如何在日渐崩塌的世界

里艰难地前行,过一种自律悠闲的生活呢?社会抛给诗人一个既残酷又现实的命题。这种痛苦的磨擦和分裂,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强烈反差也让我的诗有了较强的厚重感、撕裂感和真实的现场感。我要学会用月光疗伤,与山川河流交谈,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因而在我的诗句中会出现大量如:斩断、撕碎、驱除、拧干等深刻忏悔反思以后的痛苦。诗歌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我的释放。正如一位法国哲人所说:“诗歌是孤独的贫困。这种孤独是对未来的理解,但也是无能为力的理解;预言式的孤独,它在时间之内始终宣告着开始”。诗人一定是孤独的,他是属于异域的东西。生命需要温度,诗歌像从身体的缝隙里投射进来的一缕阳光,既熟悉又温暖。他能唤起读者的共鸣,唤醒更多还未沉溺的良知。某种程度上说诗歌是善良正义的化身。“在这个世上,我最尊贵;在这个世上,我最卑微。因为我是以文字为臣民的帝王,因为我是靠文字充饥的乞丐”。我想也许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天使与魔鬼的矛盾体。我想如果大家能适度地克制自己的欲望,确保自己内心的坚定,不被那种滚滚的浊流所吞没,一定能迎来诗意的曙光。



《一个陌生男人的来信》

作者:李统繁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4月

读《中年研究》

章小强

促使我倾情写作“读《中年研究》”的力量,是惊叹于诗作文本的精致与语言的灵动,以及诗人无法抗拒的人格魅力。读著名诗人邹汉明的《中年研究》,心有灵犀。

中年,是当下一个敏感和无法回避的人生话题。一个诗人喋喋中年,用“研究”撕开一个生死的关口,似乎是个不大不小的量身定做。离生死太远,似乎又不是今天的主流。然而,因为是“小感小冒”,觉得最恰到好处不过。离远古太远,离未来还缺一个宇宙光年,感觉还是文绉绉的研究,可以伺机而动。

在不惑之年谈生死,真的可以不说。但是,偏偏遇上一个“握着太阳的杯盏”的人,中年的某些隐性,便无处可逃,生死问题被诗人硬生生拽到中年的衣袖里,双手摊开,精妙与玄机便呱呱坠地,像毕加索的画,实质上像庄子的《逍遥游》。好在诗人不觉得“大惊小怪”。如此心思去摩挲诗行,中年的晦涩已算不上什么关口,折叠寓意也已不那么深长。

太过喜欢这首不紧不慢不俗不媚不温不火,睿智似萤火虫闪亮宇宙的诗歌,是因为我也是中年的套中人,咀嚼起来竟像是一段《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某种定律,更像是《百年孤独》里的生理切片,仿佛是要解开地平线上所有的人生答案。从这个角度上说,诗人的精明已暴露无遗。诗人似乎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读这样的诗往往是一场不经意的生死穿越。或许,“生死不寻常”,才是中年最大的人生命题。

用“生死太寻常”头尾相呼应,应该是诗人生命历练中,一次某种幡然醒悟的人生告白。“偶遇小感小冒,没什么大惊小怪”,似乎又是小心翼翼的人生宣言。诙谐俏皮的哲理性的语言,轻描淡写间,就自然吊起了读者的胃口,不可谓不妙。在这个命题上,诗人避重就轻的技巧,让读者自然而然产生了心灵上的共鸣。更让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生话题,充满趣味,引人深思。这便是诗歌无缝展开的高明之处。

“要是半途遇到一个国王”,隐约可以看出,诗人是不会安于现状的,是有某种理想的,想在某种领域达到生命的巅峰。只不过现实太骨感,漩涡太多。“上有小河当道,下有石头绊脚”,好在诗人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玄机,能伸缩自如,避

免了好高骛远的人生伤痛,很好诠释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生箴言。这或许就是诗人“该说的话,也可以不说”的一种隐喻。自然道出了一个“野心”可以有,但得适可而止的人生真谛。在不惑之年能顺利淌过野性之河,诗人自然是找到了某种秘诀。

没有翅膀就不用做飞翔的梦了,还是守得住看得见摸得着的爱情为妙。毕竟“抱残守缺,雨中撑开一把凉伞”的温馨浪漫与执着,胜过咄咄逼人的诱惑,不亚于一个国王的爱人,这就够了。不是每个人都有“飞蛾扑火”的运道,不惑之年的幻想,风险太大。“一心一意”或许是幻想最好的解药。人,一旦脱掉某种虚无的外衣,很容易触摸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辽阔与自在。“自灭灯盏”应该是诗人得出的一种正确的人生减法。这应该就是中年的道之非常道。此时,诗人可谓是个不折不扣的哲学家。

人生最华丽的转身,莫过于豁然开朗的心灵释然。既然卸下了国王梦,守住了坚如磐石的爱情,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什么能激起人生的滔天大浪!在不惑之年脑洞大开,赶赴一场人生顿悟的盛宴,这才是诗意阑珊的现实生活。以澹泊、踏实、独立、释怀的生命姿态,行走于世,原来,生命可以如此的行云流水,如此的真真切切,如此的诗情画意,轻松、自如,不受制于俗世,不牵绊于幻想,用一种遗世独立的人生态度,握住不惑之年的人生命门,可谓是最壮丽最惊心动魄的精神回流。现实与理想的交集撑开了中年隐藏的无限可能性和巨大的心灵空间。这无疑也是诗人想表达的最有价值的中年研究课题,可以说是这首诗的思想结晶。

走出迷迷糊糊的江湖,发现,原来一个人的随心所欲,是那么的海阔天空,那么的随心所欲,那么的惬意洒脱。“自横小舟,握着太阳的杯盏”,似乎是诗人觅得了一种个体搏击世界的钥匙。而“低头看水,抬头看天”,又让人明了,原来天地在诗人眼里,只是一杯淡淡的酒,一缕轻轻的风,一阙悠悠的词,冷暖自知。无需求证,便看清了“浑圆的妙处”。呜呼,我的妙不可言的中年……

一句“寂静是一个人荡着云朵远去”,看的我热血沸腾。我想,有了它,才有“宇宙轰响”的视野和胸襟,才有富有弹性的诗歌意象表现力。这不正是诗人某种人生暗示吗?不正是中年以后的人

生写照吗?可以想象,就是诗人想去建立一个未来更加辽阔的人生世界,属于自己一个人的独一无二的灵魂王国。回到生活的原点,原来,每个人的生活,最后都是一个孤独的世界。即使是“宇宙轰响”,也可以除去,不值得留白。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你依我依,功名利禄……都可以在记忆里埋葬。人,有时适时的禅悟,可以抵得上一生的忙碌。真是厉害了,我的诗人。

“我已经写出一份遗嘱”其实是中年的一个伪命题。所以,“真的,没什么大惊小怪”,再次发出生命的呐喊,应该是《中年研究》蓄意袒露的深刻寓意。他说:“该说的话,甚至都可以不说”,似乎戳中了中年问题的死穴,妙哉!我想,这正是《中年研究》的魅力所在。欲说还休,或许是真正的“生死太寻常”的一份人生遗嘱。

肉体与精神的奔袭,理想与现实的博弈,生与死的自辨和听觉的收缩,来到了不惑之年,已然成为了一个命运关口。说与不说,真的没什么大惊小怪……

附诗:

生死太寻常,我已经走过/一个关口,年过不惑,偶遇小感小冒/没什么大惊小怪/该说的话,也可以不说

要是半途遇到一个国王/也可与一个鬼魂等值/要是石头绊脚,小河当道/也可回头吃草,不做好马

要是有人飞蛾扑火,抱着理想爱我/或许拔高火苗,或许/自灭灯盏,一心一意/抱残守缺,雨中撑开一把凉伞
自横小舟,不是不知道今天的主流/也不是不知道,地狱里的鬼魂/握着太阳的杯盏,一个当面说是的人/转身就说不

低头看水,抬头看天/紧要处还可以看看走动的地平线/舌头自辨成淡,听觉的收缩/求证着,浑圆的妙处

寂静是一个人荡着云朵远去/远到遥远,是你的名字/宇宙的轰响,除开这一日/没什么可以记忆

生死太寻常,我已经走过/一个关口,我已经写出一份遗嘱/真的,没什么大惊小怪/该说的话,甚至都可以不说

——邹汉明《中年研究》

书刊推介



《演化的故事》

译者:唐嘉慧
作者:「美」卡尔·齐默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作为资深科普作家,卡尔·齐默的文笔极具文学性和科学性。从早期原始生命的产生到物种大爆炸又大灭绝的原因,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相爱相杀到共同演化,再到寄主和寄生物之间永无止境的演化比赛,当然更包括了十分详细的、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进化历程。同时,本书也是演化论本身的故事。



《爬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

译者:徐昕
作者:「瑞典」约纳斯·约纳松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3月

很久没有捧着一本书笑成这样了!老年版《阿甘正传》,瑞典小说的另一种打开方式,用荒诞戏谑的姿态笑看大历史,以翻腾跳跃的文字不断刷新你的阅读期待!本书娓娓道来的是一场针对百岁老人阿朗和他临时结识的伙伴们展开的追踪,足迹遍及整个瑞典,历时一个月。与此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趟穿越二十世纪的旅行——无忧无虑的阿朗·卡尔松的人生之旅。